

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

東海大魚 鼉魚 南海大魚 鯨魚 鯉魚 海人魚 南海大蟹 海? 鱷魚
吳餘鱸魚 石頭魚 黃臘魚 烏賊魚 橫公魚 骨雷 彭蜩 鮫魚 鮓魚 比目魚
鹿子魚 子歸母 鮒鰈魚 鯽魚 鮭魚 黃魴魚 鱗■ 海燕 鮫魚

東海大魚

東方之大者，東海魚焉。行海者，一日逢魚頭，七日逢魚尾。魚產則百里水為血。（出《玄中記》）

鼉魚

《博物志》云：「南海有鼉魚，斬其首，乾之，椽去其齒，而更復生者，三乃已。」《南州志》亦云然。又聞廣州人說，鱷魚能陸追牛馬，水中覆舟殺人，值網則不敢觸，有如此畏慎。其一孕，生卵數百於陸地，及其成形，則有蛇，有龜，有鱉，有魚，有鼉，有為蛟者，凡十數類。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，其靈能為雷電風雨，比殆神物龍類。（出《感應經》）

南海大魚

嶺南節度使何履光者，朱崖人也。所居傍大海，雲，親見大異者有三：其一曰，海中有二山，相去六七百里，晴朝遠望，青翠如近。開元末，海中大雷雨，雨泥，狀如吹沫，天地晦黑者七日。人從山邊來者雲，有大魚，乘流入二山，進退不得。久之，其鯉掛一崖上，七日而山拆，魚因而得去。雷，魚聲也；雨泥，是口中吹沫也；天地黑者，是吐氣也。其二曰，海中有洲，從廣數千里，洲上有物，狀如蟾蜍數枚。大者周回四五百里，小者或百餘里。每至望夜，口吐白氣，上屬於月，與月爭光。其三曰，海中有山，周回數十里。每夏初，則有大蛇如百仞山，長不知幾百里。開元末，蛇飲其海，而水減者十餘日。意如渴甚，以身繞一山數十匝，然後低頭飲水。久之，為海中大物所吞。半日許，其山（「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許其山」十二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遂拆，蛇及山被吞俱盡，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鯨魚

開元末，雷州有雷公與鯨鬥，身出水上，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，或縱火，或詬擊，七日方罷。海邊居人往看，不知二者何勝，但見海水正赤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鯉魚

開元中，台州臨海，大蛇與鯉魚鬥。其蛇大如屋，長繞孤島數匝，引頭向水。其魚如小山，鬚目皆赤，往來五六里，作勢交擊。魚用鱗鬚上觸蛇，蛇以口下咋魚。如是鬥者三日，蛇竟為魚觸死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海人魚

海人魚，東海有之，大者長五六尺，狀如人，眉目、口鼻、手爪、頭皆為美麗女子，無不具足。皮肉白如玉，無鱗，有細毛，五色輕軟，長一二寸。發如馬尾，長五六尺。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，臨海鰥寡多取得，養之於池沼。交合之際，與人無異，亦不傷人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南海大蟹

近世有波斯常雲，乘船泛海，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。其最後，船漂入大海，不知幾千里，至一海島。島中見胡人衣草葉，懼而問之，胡雲，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，唯己隨流，得至於此。因而採木實草根食之，得以不死。其眾哀焉，遂舶載之，胡乃說，島上大山悉是車渠、瑪瑙、玻璃等諸寶，不可勝數，舟人莫不棄己賤貨取之。既滿船，胡令速發，山神若至，必當懷惜。於是隨風掛帆，行可四十餘里，遙見峰上有赤物如蛇形，久之漸大。胡曰：「此山神惜寶，來逐我也，為之奈何？」舟人莫不戰懼。俄見兩山從海中出，高數百丈，胡喜曰：「此兩山者，大蟹螯也。其蟹常好與山神鬥，神多不勝，甚懼之。今其螯出，無憂矣。」大蛇尋至蟹許，盤鬥良久，蟹夾蛇頭，死於水上，如連山。船人因是得濟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海?

海?魚，即海上最偉者也，小者亦千餘尺。吞舟之說，固非謬矣。每歲，廣州常發銅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三八「銅」作「舟同」。）船過南安貨易，北人有偶求此行，往復一年，便成斑白。雲，路經調黎（地名，海心有山，阻東海濤，險而急，亦黃河之三門也。）深闊處，又見十餘山，或出或沒，初甚訝之。篙工曰：「非山，海（海原作島。據明抄本改。）?魚背也。」果見雙目閃爍，鬚鬣若簸米箕。危沮之際，日中忽雨霖霖。舟子曰：「此?魚噴氣，水散於空，風勢吹來若兩耳。」及近魚，即鼓船而噪，條爾而沒去。（「魚畏鼓」，物類相伏耳。）交趾回，乃捨舟，取雷州緣岸而歸，不憚苦辛，蓋避海?之難也。乃靜思曰：「設使老?瞋目張喙，我舟若一葉之墜智并耳，寧得不為人皓首乎？」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鱷魚

鱷魚，其身土黃色，有四足，修尾，形狀如鼉，而舉止矯疾。口森鋸齒，往往害人。南中鹿多，最懼此物。鹿走崖岸之上，群鱷嗥叫其下，鹿必怖懼落崖，多為鱷魚所得，亦物之相攝伏也。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，經鱷魚灘，損壞舟船，平生寶玩，古書圖畫，一時沈失。遂召舶上崑崙取之，見鱷魚極多，不敢輒近，乃是鱷魚之窟宅也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吳餘鱸魚

吳王孫權曾江行，食鱸有餘，因棄之中流，化而為魚。今有魚猶名吳餘鱸者，長數寸，大如箸，尚類鱸形也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石頭魚

石頭魚，狀如?魚，隨其大小，腦中有二石子，如喬麥。瑩白如玉。有好奇者，多市魚之小者，貯於竹器，任其壞爛，即淘之，取其魚腦石子，以植酒籌，頗脫俗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黃臘魚

黃臘魚，即江湖之橫魚。頭嘴長，鱗皆金色，鬻為炙，雖美而毒。或煎燂乾，夜即有光如籠燭。北人有為海魚者，而此魚居之，

棄其頭於冀筐。中夜後，忽有光明，近視之，益恐懼，以燭照之，但魚頭耳，去燭復明。以為不祥，各啟食盒，窺其餘燐，亦如螢光。達明，遍詢土人，乃此魚之常也，憂疑頓釋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烏賊魚

烏賊，舊說名河伯從事。小者遇大魚，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，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，以脫人財物。書跡如淡墨，逾年字消，唯空紙耳。海人言，昔秦王東遊，棄算袋於海，化為此魚，形如算袋，兩帶極長。一說，烏賊有疇，遇風則前一須下疇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橫公魚

北方荒中有石湖，方千里，岸深五丈餘，恒冰，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。有橫公魚，長七八尺，形如鯉而赤，晝在水中，夜化為人。刺之不入，煮之不死，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，食之可止邪病。（出《神異錄》）

骨雷

扶南國出鱷魚，大者二三丈，四足，似守宮狀。常生吞人，扶南王令人捕此魚，置於塹中，以罪人投之。若合死，鱷魚乃食之；無罪者，嗅而不食。鱷魚別號忽雷，熊能制之。握其嘴至岸，裂擊食之。一名骨雷，秋化為虎，三爪，出南海思雷二州，臨海英潘村多有之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彭蜆

蟹屬名彭蜆，以螯取土作丸，從潮來至潮去，或三百丸，因名三百丸大彭蜆。（出《感應經》）

鯪魚

鯪魚吐舌，蟻附之，因吞之。又開鱗甲，使蟻入其中，乃奮迅，（「迅」原作「近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則舐取之。（出《異物志》）

鮠魚

金（宋樂史《太平環宇記》卷一六二「金」作「全」）義嶺之西南，有盤龍山，山有乳洞，斜貫一溪，號為靈水溪。溪內有魚，皆修尾四足，丹其腹，游泳自若，漁人不敢捕之。《爾雅》云：「鮠似鮎，四足，聲如小兒。」金商（《太平環宇記》卷一六二「金商」作「今高」。）州溪內亦有此魚，謂之鮠魚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比目魚

比目魚，南人謂之鞋底魚，江淮謂之拖沙魚。《爾雅》云：東方有比目魚焉，不比不行，其名謂之鱮。狀如牛脾，細鱗紫色，一面一目，兩片相合乃行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鹿子魚

鹿子魚，顏色，其尾鬣皆有鹿斑，赤黃色。《羅州圖經》云：「州南海中有洲，每春夏，此魚跳出洲，化而為鹿。」曾有人拾得一魚，頭已化鹿，尾猶是魚。南人云：「魚化為鹿，肉腥，不堪食。」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子歸母

楊孚《交州異物志》云：「鮫之為魚，其子既育，驚必歸母，還其腹。小則如之，大則不復。」《潘州記》云：「魚昔魚長二丈，大數圍。初生子，子小，隨母覓食，暮驚則還入母腹。」《吳錄》云：「魚昔魚子，朝出索食，暮入母腹。」《南越志》云：「暮從臍入，旦從口出也。」（出《感應經》）

鮪魚

鮪魚，文斑如虎。俗云，煮之不熟，食者必死。相傳以為常矣。饒州有吳生者，家甚豐足，妻家亦富。夫婦和睦，曾無隙（「隙」原作「戲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間。一旦，吳生醉歸，投身床上，妻為整衣解履，扶舁其足。醉者運動，誤中妻之心胸，其妻蹶然而死，醉者不知也。遽為妻族所凌執，雲（「雲」原作「去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毆擊致斃。獄訟經年，州郡不能理，以事上聞。吳生親族，懼救命到而必有明刑，為舉族之辱，因餉獄生鮪魚。如此數四，竟不能害，益加充悅，俄而會赦獲免。還家之後，胤嗣繁盛，年泊八十，竟以壽終。且烹之不熟，尚能殺人，生陷數四，不能為害，此其命與？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鯽魚

東南海中有祖州，鯽魚出焉。長八尺，食之宜暑而避風，此魚狀，即與江湖小鯽魚相類耳。潯陽有青林湖，鯽魚大者二尺餘，小者滿尺，食之肥美，亦可止寒熱也。

鮠魚

鮠魚，濟南郡東北有鮠坑，傳云，魏景明中，有人穿井得魚，大如鏡。其夜，河水溢入此坑，坑中居人，皆為鮠魚焉。

黃魴魚

黃魴（音烘）魚，色黃無鱗，頭尖，身似大榭葉，口在頷下，眼後有耳，竅通於腦，尾長一尺，末三刺，甚毒。（並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鱗蟲雋

鱗蟲雋者，俗謂之茲夷，乃山龜之巨者。人立其背，可負而行。產潮循山中，鄉人彩之，取殼以貨。要全其殼，須以木楔出肉。龜吼如牛，聲響山谷。廣州有巧匠，取其甲黃明無日腳者，（甲上有散黑暈為日腳矣。）煮而拍之，陷黑玳瑁花，以為梳篋杯器之屬，狀甚明媚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海燕

齊監官縣石浦有海魚，乘潮來去，長三十餘丈，黑色無鱗，其聲如牛，土人呼為海燕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鮫魚

鮫魚出合浦，長三丈，背上有甲，珠（明抄本「珠」作「蛛」。）文堅強，可以飾刀口，又可以鑿物。（出《交州記》）